

詞譜大義



詞學大義

北平大學女子學院授課、昨日、二紙錯并不可完結
致可差也 讀者諒之

壽鏞日識
丁丑上巳

詞學大義

紹興壽鏞石工父

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明乎我所欲言。必有司我言者。而後可盡我之詞。故隸司部。意者。司我言者也。故日內。意與志不同。故詞與詩不同。詞者。源出於詩。而以意爲經。以言爲緯。意內言外。寓言十九。吾人作詞。蓋卽古人言樂之法也。詞也者。進不與詩合。退不與曲合。其取經也狹。其陳義也高。嚴於格律。諧以陰陽。必有司我言者。節奏鏗。斯情文相生。樂府而後。求合於古樂者。詞而已矣。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詞。楚詞之不能不降而漢魏者勢也。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樂府。樂府之不能不降而爲詞者。亦勢也。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皆歌詞也。漢代古詩歌謠。皆被之樂府。唐樂府亡。而歌詩興。洎後長短句盛。遂啟兩宋倚聲製詞之漸。

南宋郭茂倩樂府集一百卷。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廟歌詞十二卷。燕射歌詞三卷。鼓吹曲詞五卷。橫吹曲詞五卷。相和歌詞十八卷。清商曲詞八卷。舞曲歌詞五卷。琴曲歌詞五卷。



。雜曲歌詞十八卷。近代曲詞四卷。雜謠曲詞七卷。新樂府詞十一卷。每一題必先列古詞。後列擬作。再列入樂所改者。使後人得以考知其孰爲側。孰爲豔。孰爲趨。孰爲增字減字。其聲詞合寫不可訓詁者。亦於題下註明。世稱爲樂府第一善本。採錄之富。敷寫之詳。誠所僅見。學者於此。可以考得音樂變遷之次第。與夫詩詞遞嬗之迹。蓋詞事之盛。古今實不相侔。詞以協樂爲主。則古今一也。

九歌而後。秦惟五行壽人之樂。漢以簫管侑房中歌。馴有巴渝舞曲。以及短簫鏞歌。魏晉以下。若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傳爲詞體之初起。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曜綠垂輕陰。連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江南弄第一。

游戲五湖采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豔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蓮曲。采蓮曲第三。

氤氳蘭麝體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葳蕤戲金闕。戲金闕。游紫庭。舞飛閣。歌長生

。游女曲第六

江南弄七首。此其三也。起三句皆用平聲韻。惟游女曲朝雲曲二首用入聲韻。收四句皆平聲韻。惟采蓮曲一首換入聲韻。簡文帝采蓮曲則換平聲韻。後人小令若憶秦娥。慢詞若滿江紅。可用平入聲改叶者本此。舉例以待隅反。

憶來時。的的上墀墀。勤勤叙離別。歎歎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見乃忘饑。憶來時第一憶食時。臨盤動顏色。欲望復羞望。欲食復羞色。含哺如不饑。擎甌似無力。憶食時第二憶食時四首。此其二也。通用平聲韻。惟第三首用入聲韻。

隋時置清商府。所采之曲甚多。至唐猶存六十三曲。至宋猶存二十三曲。又謂之清樂。卽清調平調側調。周房中樂之遺聲也。本有聲而無詞。晉宋間始依聲而爲之詞。至於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始於黃帝時之吹角。漢時張騫於西域求得其法。因之李延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樂書以爲此卽中國用胡樂之本。其後存者僅十曲。梅花落者。卽胡笳曲。卽所謂邊聲也。

中庭雜樹多。偏爲梅咨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搖落春風媚春日。
。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

此鮑照梅花落樂府。唐時李白詩所謂江城五月落梅花者卽此是也。而改入笛矣。

古樂府若臨高臺收句。吾有所思之妃呼豳。其聲詞合寫不可訓詁者。亦若今古樂錄所錄之羊
無夷。伊那何。蓋曲調之餘聲也。詞亦有之。助詞是已。

樹頭紅葉飛都盡。景物淒涼。秀出羣芳。又見紅梅淡淡妝。也嚶。真個是可人香。蘭魂蕙
魄應羞死。獨占風光。夢斷高唐。月送疏枝過女牆。也嚶。真個是可人香。

此趙長卿攤破采桑子詞也。也嚶卽助詞。兩結香字重押。則歌時之和聲也。金人詞亦往往
用之。

有非助詞而又不屬於聲者。

歌發誰家筵上。嘹亮。別恨正悠悠。蘭缸背帳月當樓。愁麼愁。愁麼愁。此顧夔荷葉杯詞
也。凡九首。結二句皆用廢字。句法同。蓋設爲問答之辭也。

古樂府在聲不在詞王。灼碧難漫志分。有聲有詞。有聲無詞。二者。悉舉其名。唐時已不能得其聲。故所擬古樂府。但借題抒意。不能自製調也。至新樂府。則五七言詩而已。其宋詩入樂。必以有排調有襯字者。始爲詞體。至宋而傳其歌詞之法。不傳其歌詩之法。於是一衍而爲近詞。再衍而爲慢詞。其自製曲。視唐時之變化爲多。北宋時柳永所作。方言市語。錯雜不倫。當時傳播者廣。取其聲耳。非盡取其詞也。周邦彥姜夔胥工倚聲。胥能製調。然後篇什雖存。知音難索。至元曲出而詞之宮譜亡矣。吾人所作。不過依據舊詞。考其句法。依律以求其聲。未必與宮譜合也。

詞必以兩宋爲法。萬樹詞律。所列各體。必取證於宋人。雖里巷之詞。悉錄之以備一格。小詞起於隋之宮中。唐人能傳其法。五言六言七言絕句。皆能歌。又有借聲之法。已不傳。更有加字以便歌者。如王維渭城曲詩。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宋無名氏古陽關詞。就王維原詩加字。

謂城朝雨。一雲色輕塵。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碧。千縷柳色新。更灑遍客舍青青。千縷柳色新。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莫遣儀容疲損。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陽關。舊游如夢。眼前無故人。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溫庭筠。唐宣宗大中時人。始專爲詞。庭筠字飛卿。并州人。初名岐。後改曰庭雲。又改曰庭貌。時號溫鍾虺。才思敏捷。又號溫八叉。以士行有缺。累舉不第。所著所握蘭金荃集。唐人能詞者。多附詩以傳。詞之有集。自庭筠始。其詞最著者菩薩蠻。蓋感士不遇之作也。

詞源嘗謂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字一句間不得。末句尤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溫氏得之矣。

溫氏所創各體。如南歌子。荷葉杯。蕃女怨。邊方怨。酒泉子。玉胡蝶。女冠子。河殢神。河傳等。雖自五七言詩句法出。而漸與五七言詩句法離。所謂解其聲。故能製其詞也。今錄

其河傳詞。

湖上。閑望。雨瀟瀟。煙浦花橋。路遙。謝娘翠娥愁不銷。終朝。夢魂迷晚潮。

蕩子天涯歸棹遠。春已晚。鶯語空腸斷。若邪溪。溪上西。柳隄。不聞郎馬嘶。此詞句法。極長短錯落之致。實宋詞之祖也。

五代之運萎敝。他無可稱。獨長短句濃豔瓊秀。後世莫及。花間尊前等集所錄盛矣。其時君唱於上。臣和於下。人主之能詞者。後唐莊宗而外。如前蜀後主王衍。後蜀後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而煜所作尤多。含思悽婉。無一字不真。無一字不俊。洵確論矣。

當時亦有慢詞。而作者絕少。有唐中葉以後。迄於五代。若杜牧之六子。尹鶚之金浮圖。李珣之中興樂。如此而已。

兩宋詞事之盛。詞人之多。不可勝舉。宋之詞。猶唐之詩也。言宋詞者。尤西堂曰。唐詩有初盛中晚。宋詞亦有之。唐之詩。由六朝樂府而變。宋之詞。由五代長短句而變。約而次之

小山安陸。其詞之初乎。淮海清真。此詞之盛乎。石帚夢隱。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風斯晚矣。唐詩以李杜爲宗。而宋詞蘇陸辛劉。有太白之風。秦黃周柳。得少陵之體。此又畫疆而理。聯騎而馳者也。其說不爲無見。

北宋南宋。論詞者區而析之。張惠言周濟等。卽詞中之常州派者。耑主北宋。以北宋之詞與詩合。南宋之詞與詩分。北宋猶爭氣骨。南宋則專精聲律。是南宋詞雖益工。以風尙而論。則有黍離降而詩亡之歎矣。浙派所論。則謂南宋詞。卽出於北宋。特時代之有先後耳。北宋國勢較強。朝野士夫。方以潤色鴻業爲樂事。其上者見朝政之弊。則借詞以格君心之非。南宋向守一隅。議和議戰。叫囂不已。知兵力之不足勝人。則逞忿於口誅筆伐。文網愈嚴。則詞意愈晦。解人不易索。權奸亦未如之何也。故曰。北宋之詞大。南宋之詞深。浙派諸人。若朱彝尊厲鶚。以迄譚獻。皆是也。李清照論北宋人詞。極於嚴刻。其說曰。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

。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真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曰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又曰。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叙。賀若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終乏富貴態。黃即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即減半矣。此說持論過高。幾於睥睨一切。北宋詞人。遭其抨擊。體無完膚。獨於周清真。無一語及之。或者默契於心。引爲同調。蓋周詞有柳欹花驪之致。不遜於清照之溫婉也。北宋之初。論詞以南唐二主及馮正中爲法。晏殊最先出。所作不減陽春樂府。花落一聯。尤其得意之作也。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七幾時迴。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谿沙）

殊子幾道。卽世所稱爲小晏者。能世其學。黃庭堅序小山詞。謂寓以詩人句法。自能動搖人心。合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亦不減桃花團扇。蓋氣骨所存。且去詩未遠焉。

夢後樓臺深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絃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臨江仙）

歐陽修不專以詞名。而所作有深致。李清照謂其深得疊字之法。蓋指蝶戀花一詞而言。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幕無重數。金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梨花。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盡詞過秋千去。

慢詞示柳永。而俚俗語言。連篇疊見。晁補之稱其霜風三語。不減唐人。則甘州一詞佳製也。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柳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長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眸。

蘇軾之詞。論者謂開南宋辛棄疾一派。尋流溯源。不能不謂之別格。然謂之不二則不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水調歌頭）秦觀之能合律。盡人知之。蔡伯世謂其情詞相稱。蘇氏獨許其郴州旅舍踏莎行詞。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何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

周邦彥詞渾和厚雅。善於融化字句。周濟稱其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又曰。讀得清真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又曰鈞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鈞勒便薄。清真愈鈞勒愈渾厚。

正單衣試酒。恨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迹。爲問花何在。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墮處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最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牖。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靜繞珍叢底成歎息。長條故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

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朵釵頭顫。向人歛側。漂流處。實趁潮沙。恐斷紅尙有相思字。何由見得。(六醜)薔薇謝後作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佳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人靜鳥鷄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闌久。黃蘆苦竹。疑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滿庭芳)夏日漂水。

黃庭堅與秦觀齊名。所謂秦七黃九也。其詞實不遠淮海遠甚。但以豪放勝耳。

斷虹雨霽。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清天。姮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爲誰偏照。年少從我追遊。晚城幽徑。遶張園森木。醉倒金荷家萬里。難得尊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隨風曲。孫郎微笑。坐來聲霜竹。(念奴嬌)

山谷亦能作纏綿語。婀娜有三分峭健。陳后山亟稱之。

鴛鴦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歛秋波。儘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嬋嬋。恰近十三餘。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尋芳載酒。肯落誰人後。只恐晚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心期得處。每自不由人。長亭柳。君知否。千里猶回首。（蔣山溪）贈衡陽妓陳湘中

山谷，尤喜爲淫豔之詞。論者每以猥褻爲病。總之其語句壓下處。蓋不減，屯田三變也。又有一種以拆字法人詞者。如女邊着子。門裏排心。直墮惡道矣。至有人以集古詩或括古詞爲山谷病。此不獨山谷然也。兩宋詞人皆好爲此。蓋一時風尚所趨。等於遊戲爲之而已。

晁補之與山谷同時。其琴趣外篇。曲縛奇卓。不減耆卿高處。四恰無塵下語。或者謂其似秦少游。則偶然矣。

謫宦江城無屋買。殘僧野寺相衣。松間藥臼竹間衣。水窮行到處。雲起坐看時。一個幽禽緣底事。苦來醉耳邊啼。月斜西院愈聲悲。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臨江仙）信州作陳師道亦山谷同時。自謂詞不減秦七黃九。但其詩實勝於詞。

哀箏一弄湘江曲。聲聲寫盡湘波綠。纖指十三絃。細將幽恨傳。當筵秋水慢。玉柱斜飛雁

。彈到斷腸時。春山眉黛低。（菩薩蠻）等

此種詞雖有深刻之思。警策之句。殊渺要眇低徊之致。直詩中之絕句耳。此蓋后山詞中傑作。若慢調更無可觀。嘗有「藏藏摸摸好事爭如莫」語。尙復成何辭句。后山有怪癖。行文時惡聞人聲。稚子抱寄鄰家。並貓犬亦逐去。得句歸臥。呻吟如病。以十二月二十九日窮餓竟死。可哀也。

賀鑄卽賀鬼頭是也。亦曰賀梅子。以青玉案收句梅子黃時雨得名。

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臺花榭。綺窗朱戶。唯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皋暮。綵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青玉案）

又曰。解唱江南斷腸句。祇今惟有賀方回。亦卽指此詞換頭第二句也。方回不僅工於小詞。其慢詞之工。當時亦無能及之者。六州歌頭幾於一句一韻。尤令鄉曲小生。見之咋舌。

厭鶯聲到枕。花氣動簾。醉魂愁夢相半。被惜餘薰。帶寬顰眼。幾許傷春春晚。淚竹痕鮮

。佩蘭香老。湘天漫。記小江風月佳時。屢約非烟游伴。很信鸞絃易斷。奈雲和再鼓。曲終天遠。認羅無蹤。舊處弄波清淺。青翰棹艤。白蘋洲畔。儘日臨高飛觀。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歸來雙燕。（望湘人）春思

小年俠氣。交結五督雄。肝膽洞。毛髮聳。立設中。生死同。一諾千金重。推翹勇。矜豪縱。車蓋擁。聯飛鞚。斗城東。轟飲酒壇。春色浮寒甕。吸海垂虹。聞呼磨礮大。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樂恩恩。似黃夢夢。辭丹鳳。明月共。漾孤篷。官冗從。懷倥。落塵籠。簿書叢。弁如雲衆。供蠱用。忽寄功。笳鼓動。漁陽弄。思悲翁。不請長纓。繫取天驕種。劍吼西風。恨登山臨水。手寄七絃桐。目送歸鴻。六州歌頭

論者謂東山詩文皆高。不獨工於長短句。周保緒謂方回鑄景入情。故體麗。張文潛謂方回樂府。妙絕一時。盛麗如遊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嬌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非過譽也。

同時毛滂東堂詞小令頗工

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空相覷。斷雨殘雲無意緒。寂寞
寒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惜分飛)

李清照論詞嚴刻。已如前所述。清照之詞。能運用最通俗最粗淺之語。納之句中。論者謂
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清照皆以尋常語入音律。如聲聲慢詞。前面連用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十四疊寒。後面又用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運
辭之巧。描寫之真。有不可思議者。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薄酒。怎敵他
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
守著窗兒。獨目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聲聲慢)

此詞精到處。誠有他人所萬不能及者。但通篇三用怎字。暨守著窗兒等句。已開元曲之漸。
詞中不應有此纖佻句也。清照生當北宋之末。承端已正中之遺緒。耳濡目染。又不外小山淮

海之閒。慢詞實遜小令。又何可諱言耶。

髻子傷春懶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疎。玉鴨薰爐閒瑞腦。朱櫻斗帳掩
蘇。通犀還解辟寒無。（浣谿沙）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幮。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
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醉花陰）九日

簾捲兩句。人亟稱之。蓋易安居士生平之傑構。當與「龍柳嬌花」「綠肥紅瘦」並傳不朽。醉
花陰詞。作於德甫守建康之日。時已泥馬渡江。直把杭州作汴州矣。

南宋詞某。多於北宋。當爲詞事最盛時代。高宗能詞。而又提倡羣工。不遺餘力。見張綸詞
。卽命以知闕門事。見康輿之詞。卽官以郎中。見俞國寶詞。卽予以釋褐。上有好者。下必
有甚焉者矣。宗室能詞。趙鼎其最著者也。勳戚能詞。宰相能詞。若將帥能詞者。辛棄疾尤
能自成一家。

辛棄疾與易安居士爲同鄉。少有恢復中原之志。曾上疏言百年治安大策。請創設飛虎營。爲

東南半壁屏障。軍成爲江上諸軍之冠。屢擒殺叛將大盜；所作詞曲。多在兵間。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愁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摸魚子）

周保緒曰。稼軒欽雄心。抗高詞。變溫婉。成悲涼。王阮亭曰。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終不學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讀稼軒詞。當作如是觀。毛子晉曰。詞家爭鬪穠纖。而稼軒率易撫時之作。磊落英姿。絕不作妮子態。以上所述。對於稼軒之詞。可謂譽之惟恐不至。平心而論。稼軒能於剪紅刻翠之外。異軍突起。屹然別立一宗。不可謂非宋詞中一大作家。正如東坡之詞。謂之不工不可。然終不能不以詞中別派視之也。余就詞論詞。不敢苟同。於稼軒詞決不有所指摘。特是稼軒才大。斯能出其縱橫傲岸之豪氣。一一被之於詞。信手拈來。恰到好處。吾輩升斗之才。必欲效其豪縱。則亦等諸髮婉舉鼎而已。

南米諸家。若姜夔，吳文英，史達祖，王沂孫，周密，張炎，卽戈載選詞。合之北宋周邦彥。都爲七家者也。後來浙派學堯章叙夏。而陽湖派極詆之。周保緒知夢廳矣。輒近高談北宋。力崇樂章。並片玉亦有微詞。大是怪事。

石帚清空浙派所主。又醉心唐五代者。每不耐濃密幽盪。其於石帚。輒有相當之感應。所謂立意須超。造語須自然也。宋翔鳳曰。詞家之有姜石帚。猶詩家之有杜少陵。張炎亦曰。石帚詞用事不爲所使。而石帚自叙。有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之語。石帚通音律精樂理。嘗作自度腔。其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多註律呂於字旁。或且記拍。當時卽負盛名。格調未嘗不高。音律自然和諧。其所長也。

簞枕邀涼。琴書換日。睡餘無力。細瀝冰泉。並刀破甘碧。黯頭喚酒。誰問訊城南詩客。岑寂。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虹梁水陌。魚浪吹香。紅衣半狼籍。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可惜柳邊沙外。不共美人遊歷。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惜紅衣）

空城曉角。吹入垂陽陌。馬上單衣寒惻惻。看盡鵝黃嫩綠。都是江南舊相識。正岑寂。明

朝又寒食。強携酒。小喬宅。怕梨花落盡成秋色。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淡黃柳）

以上二詞。非石帚詞之膾炙人口者。然此等詞格律自在暗香疏影之上。世人惟知暗香疏影。徒震其爲自度曲耳。

夢窗甲乙丙丁稿。存詞甚富。尹惟曉謂宋人詞中。北宋只有清真南宋只有夢窗。紀昀謂詞家之有吳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此其對於夢聰。亦可謂譽之惟恐不至。張炎則對於夢聰。抨擊不遺餘力。其言曰。夢聰詞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叔夏生丁南宋之末。力主清空。過宗石帚其於夢聰。應有過情之毀。所謂宗派所在。桀大殆不得不爲無謂之狂吠歟。若周保緒列夢聰爲四家之一。稱其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濃摯。此語字字貼切。非尹氏紀氏之空言所可比擬。夢聰善於用典。而不爲典所囿。工於用字面。而潛氣內轉。足以貫串之而不使散漫。惟其能運潛氣。故其思奇。惟其善於用典。而工於用字。故其采壯。南宋詞人。本有過纖過滑之通病。夢聰一洗其弊。歸於沈著。

此固非張叔夏所能比肩。即同時行輩。若石帚徒以峭拔勝者。擬之古器。般匱簠之屬。終遜此大鼎豐碑之典重矣。

盤絲繫腕。巧篆垂簪。玉隱紺紗睡覺。銀瓶露井。綵箋雲窗。往事少年依約。爲當時曾寫榴裙。傷心紅綰褪萼。黍夢光陰。漸老汀洲煙。莫唱江南古調。怨抑難招。怨天沈魄。薰風燕乳。暗雨梅黃。午鏡澡蘭簾幕。念秦樓也擬人歸。應剪菖蒲自酌。但悵望一縷新蟾。隨人天角。(澡蘭香)

淮安重午

翠微路窄。醉晚風。憑誰爲整欵冠。霜飽花腴。燭消人瘦。秋光做也都難。病懷強寬。恨雁聲偏落歌前。記年時舊宿淒涼暮。烟秋雨野橋寒。

妝靨鬢英爭豔。度清商一曲。暗墜金蟬。芳節多陰。蘭情稀會。晴暉稱拂吟牋。更移畫船。引佩環邀下娟。算明朝未了重陽。紫萸應耐看。(霜花腴)

重陽前一日汎石湖

暮雲千萬重。寒夢家鄉遠。愁見越谿娘。鏡裏梅花面。醉情啼枕冰。往事分釵燕。三月

滿陵橋。心翦東風亂。(生查子)

鷓鴣山對雪有感

燈火雨中船。客思縣縣。離亭春草又秋烟。似與輕鷗未了。來去年年。往事一潸然。莫過西園。淩波香斷綠苔錢。燕子不知春事改。時立秋千。(浪淘沙)

近時王 運謂夢隱以空靈奇幻之筆。運沈博絕麗之才。證諸以上所錄四詞當能瞭然於心目間矣。詞也者。意內言外。精微要眇。往往片辭懸解。相餉於語言文字之外。鈍根人固難領悟。即浮躁膚淺。不耐沈思。亦未能索解於俄頃也。

夢隱詞派。當時惟蔣捷學之差近。有清一代。朱綬實爲私淑弟子。若朱祖謀彊邨。尤得夢隱神髓。殆如李陽冰所謂。斯翁而後。直到小生是也。

梅溪依附韓偓。人不足道。詞尙秀逸。周保緒曰。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鈎勒卽薄者。又曰梅溪詞中好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持論不免過苛。但梅

溪詞品。實開浙派纖巧細碎之先聲。張叔夏最稱之。尤於其詠物詞。若東風第一枝詠雪。雙燕詠燕之類。推崇備至。姜石帚序其詞亦云。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云云。姜張與史。本屬同派。其標榜也固宜。至有謂梅溪可以分鑑清真。平晚方回。則直妄人也已。

二月東風吹客袂。蘇小門前。楊柳如腰細。胡蝶識人遊冶地。舊曾來處花開未。幾夜湖山生夢寐。萍泊尋芳。只怕春寒裏。今歲清明逢上巳。相思先到渝江水。(蝶戀花)

此當爲梅溪最佳之詞。風格道俊。而造語無纖巧痕也。其膾炙人口之雙雙燕。則律韻未協。適足爲不奉規律者所借口耳。南宋韓氏當國時。禁作詩。而於詞提倡不遺餘力。梅溪會逢其適。其工詞也。蓋假爲投時利器而已。

碧山能文工詞。琢語峭拔。有石帚意度。此叔夏之言也。叔夏與碧山同時。碧山之死也。叔夏譜瑣窓寒詞。弔之玉笛山。又有洞仙歌題其詞集。周保緒曰。石帚之詞。空前絕後。匪特無可比肩。抑且無從入手。而能學之者。則惟中仙。其詞運意高遠。吐韻研和。其氣清。故無沾滯之音。其筆超。故有宕往之趣。是真石帚之入室弟子也。保緒過崇石帚。宜爲此言。

平心論之。能不謂其夸張邪。然而碧山骨清神妍。意能尊體。其格調自在梅溪上。

晚寒竚立。記鉛輕黛淺。初認冰魂。紺羅襯玉。猶疑曾唾香痕。淨洗妒春顏色。勝小紅臨水。滴裙。烟波遠。應憐舊曲。換葉移根。山中去年人別。怪月悄風輕。閒掩重門。瓊肌瘦損。那堪燕子黃昏。幾片過溪浮玉。似夜歸深雪前村。芳夢冷。雙禽誤宿粉雲。(露華)

碧桃

小窗銀燭。輕鬟半擁釵橫玉。數聲春調清真曲。拂拂朱簾。殘影亂紅撲。垂楊學畫蛾眉綠。年年芳草迷金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醉落魄)

碧山又有題草窓詞卷句曰。空留遺恨滿江南。相思一夜蘋花老。爲人傳誦。草窓之於碧山。猶之碧山之於叔夏也。草窓博聞多識。詞話持論頗精確。所輯絕妙好詞。採擷精華。無非雅音正軌。其詞獨標清麗。幾於上企夢窓。惜筆致微弱。未能超然遐舉。至其嚼蘂吹花。自能新妙。雖碧山未之或先也。西湖十景木蘭花慢十首。自以爲絕工。其小序云。詞不難于作。而難於改。不難于工。而難于協。其言是已。然草窓之詞。韻雜律乖者。往往而有。噫。此何說

也。

重到西冷。記芳園載酒。書牕橫笛。水曲芙蓉。渚邊鷗鷺。依依似曾相識。年華頓易失。段橋幾換垂楊色。漫自惜。愁損庾郎。霜點鬢華白。殘螢露草。怨曉寒花。轉眼西風。又成陳跡。歎如今。才消量減。樽前孤負醉吟筆。欲寄遠情秋永陽。舊遊空在。恁高望極斜陽。亂山浮紫。暮雲凝碧。(秋聲)乙丑秋晚。同盟載酒爲水月游。商令初肅。霜風戒寒。撫人事之飄零。感歲華之搖落。不能不以之興懷。酒蘭日暮。愴然成章。簾銷寶篆捲宮羅。蜂蝶撲飛梭。一樣東風。燕梁鶯戶那處春多。曉妝日日隨香輦。多在牡丹坡。花深深處。柳陰陰處。一片笙歌。(少年遊)

此等詞並無失律出韻之病。可謂有韶倩之色。蘇邈之思矣。少年遊擬梅溪者。實與梅溪相伯仲也。而梅溪之尖纖。庶幾免矣。

叔夏之詞。有清一代。最所尊奉。宗姜張者尤不敢苟有異論。周保緒謂其積穀作半。把纜放船。無開闢手段。蓋叔夏之詞。清絕而已。深遠二字。終作不到。至其詞源一書。雖多膚淺語。

。門面語。震其名者往往奉爲圭臬。眞耳食已。王靜庵所作人間詞話。有解頤語。曰。玉田之詞。余取其詞中之語評之曰。玉老田荒。靜庵非知詞者。然此一語也。君房言語妙天下矣。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冷。一抹荒烟。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落深草曲。草暗斜川。見說春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鵲。(高陽台)西湖春感

波暖綠粼粼。燕飛來。好是蘇堤纔曉。魚沒浪痕圓。流紅去。翻笑東風難掃。荒橋斷浦。柳陰撐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徧。絕似夢中芳草。和雲流出空山。甚年年淨洗。花香不了。新綠乍生時。孤村路。猶憶那回曾到。餘情渺渺。茂陵觴詠如今悄。前度劉郎歸去後。溪上碧桃多少。(南浦)春水

二詞並皆膾炙人口。張春水之稱。卽以南浦一詞得名者也。論者謂詞至宋末。久變靡靡之音。匪惟北宋風流。渡江已絕。卽臨安風韻。亦已蕩然。蓋概乎其言之。叔夏浮光掠影。夫何

辭其責邪。

其他詞家。殆無能越此七家之範圍者。范成大與姜夔最契。其詞派與姜爲近。錄其醉落魄一首。

棲鳥飛絕。絳河綠霧星明滅。燒香曳簾眠清樾。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好風碎竹聲如雪。昭華三弄臨風咽。鬢絲撩亂綸中折。涼涵北窗。休共軟紅說。

高觀國與史達祖齊名。時稱高史。所謂梅溪竹屋詞要是小經人通語也。錄其東風第一枝壬戌立春日訪梅溪雨中同賦一首。

燒色回春。冰痕綻白。嬌雲先釀酥雨。縱寒不壓葭塵。應時已鞭黛土。東居入夜。怕預惱詩邊心緒。意轉新。無奈吟魂。醉裡已題春句。香夢醒幾花暗吐。綠睡起。幾絲偷舞。酒醅清惜重斟。茱甲嫩憐細縷。玉纖綵勝。願歲歲春風相遇。要等得明日新晴。第一待尋芳去。

蔣捷之詞。於夢隱爲近。周保緒置之辛稼軒附錄之下。殆以其有時似稼軒也。竹山詞中。似

稼軒者如「甚矣。君狂矣。想胸中些兒塊濺不去。據我看來。何所似。一似韓家五鬼。又一似楊家風子」。又如「鬢邊白髮紛如。又何古招賓拿客歟」。此是敗筆。隨手寫來者。其實竹山詞。亦有婉約綺麗一派。而鍊字調音。精深諸絕。毛晉謂其語語纖巧。字字妍倩。有世說之靡。有六朝之隄。是知竹山能鍊字。能調音。獨於夢牕之空際轉身。無此大神力耳。然其思力沈透。亦幾幾乎可以登夢牕之堂而入室矣。

春愁怎畫。正鶯背帶雪。荼蘼花謝。細雨院深。淡月廊斜重簾挂。歸時記約燒燈夜。早拆盡秋千紅架。縱然歸近風光。又是翠陰初夏。

幾擬倩人。付與香蘭。秋羅衲。知他墮策斜揷馬。在底處垂陽樓下。無言暗擁嬌鬟。風

釵溜也。
(絳都春)

絲絲梅柳紛紛雨。都在溟濛處。樓兒特小不藏愁。幾度和雲飛去覓歸舟。天憐客子鄉關遠。借與花消遣。海棠紅近綠闌干。纔卷朱簾却又晚風寒。
(虞美人)

兩詞足證竹山思力。但其句中。如怎畫如借與。如溜也。所以不免纖巧之謂也。

陳允平與竹山齊名。和平溫婉。恰無健舉之筆。沈摯之思。周保緒謂書中有館閣體。日湖漁唱。殆詞中之館閣體也。其言未免近謔。衡仲之詞。究不得不謂之雅而正。錄其垂楊懷古一首。

銀屏夢覺。漸淺黃嫩綠。一聲鶯小。細雨輕塵。建章初閉東風悄。依然千樹長安道。翠雲鎖玉牕深窈。斷橋人空倚斜陽。帶舊愁多少。還是清明過了。任煙縷露條。碧纖春裊。恨隔天涯。幾回惆悵蘇隄曉。飛花滿地誰爲掃。甚薄倖隨波飄渺。縱啼鴉不喚。春歸人自老。

姜張。浙派之所從出也。故朱彝尊論詞。以姜氏爲正宗。張惠言由碧山入手。知疏之昧。而未足以鑒大烹也。周氏知夢隱矣。過崇碧山。似猶習於陽湖派之緒論。庸可據爲確論哉。余草此篇。本戈載之說。就七家詞多取論列。非謂宋人佳詞。僅在七家。亦非謂七家之詞。可以概括兩宋。又進夢窗而抑石帚玉田。似左右於周氏之說者。其實不然。詳論七家。取其便初學耳。宋詞浩如煙海。抉擇匪易。輒近淺識者流。且專取柳耆卿黃山谷之詞涉獵者。

選爲專集。美其名曰社會化。平民化。日以打倒古典派號於衆。以掩飾其儉腹。邪說縱橫。王風蔓草。不亟覓捷徑以急馳直驅者詞學行且絕矣。

契丹文字與漢不同。能詩者亦尠。若詞之見於紀載者。僅懿德蕭皇后之同心院十首。體猶小令。無論列之價值也。

女真立國專尙武功。自與宋通知。宋使被留者。以文化開其國。元好問中州樂府錄三十六人。元顏濤完顏文卿外。皆漢人也。詞人自南來者。首爲宇文虛中。迎春樂詞。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吳激亦以奉使被留。人月圓詞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皆瞻瞻有故國之思。不啻庾蘭成之哀江南焉。若蔡松年父子。以綺麗勝。元好問詞深於用筆。精於鍊力。風流蘊籍。不減周秦。則張淑夏之說也遺山樂府。小令尤勝。多情卻被無情惱。今夜還如昨夜長。雋永之旨。詎在汴京諸公之下。

元人之詞。其先爲遼金所造。其後出於有宋。薩都刺自是此中健者。趙孟頫夫婦父子皆能詞似仲穆待制之詞。猶具興亡骨肉之感。若張翥說殿詞。世論推爲元人之最著者。稱其有飛鴻戲

海。舞鶴遊天之妙。茲錄其多麗西湖泛舟一首。

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正參差煙凝紫翠。斜陽畫出南屏。館娃歸吳宮遊鹿。銅仙去漢苑飛螢。懷古情多。憑高望極。且將尊酒慰飄零。自湖上愛梅仙遠。鶴夢幾時醒。空留得六橋疏柳。孤嶼危亭。待蘇堤歌聲散盡。更須携妓西冷。藕花深雨涼翡翠。菰蒲軟風弄蜻蜒。澄碧生秋。闌紅駐景。采菱新唱最堪聽。一片水天無際。漁火兩三星。多情月。爲人留照。未過前汀。

宋元人詞至宋徽宗而極盛。周旋曲折。純任自然。無一語可入北曲。其才力差薄。則時限之也。

元世八十八年中。十等之分。儒列第九。詞曲取士之法。取曲而不取詞。元曲之名。與宋詞益盛。詞儼於元。又何怪乎。

明人之詞。尤不逮元。蓋明太祖以布衣得天下。果於殺戮。江湖月落。燕啄皇孫。十族何妨。讀書種子盡矣。仁宗而後。下訖啓禎。文風不振。程試之式。臺閣之體。經義論策。言不

由中。更何暇妍討及於詞哉。樂府盛而詩衰。詞盛而樂府衰。北曲盛而詞衰。南曲盛而北曲亦衰。故明人小詞。其工者僅似南曲。間爲北曲。不足觀。引近慢詞。率意而作。繪圖製譜。自誤誤人。自度各腔。去古彌遠。宋賢三昧。法律蕩然。第曰詞曲不分。其爲禍猶未烈也。直謂之明代無詞。寧得謂之苛論邪。

王昶明詞綜外。吳衡照錄憲宗以迄呂福牛詞爲明詞綜補。侈世南錄明人詞爲東白堂詞選。言明詞者。必首以揚慎沈謙。此詞律所斥者。而其他可知矣。

升庵所輯百非真珠。詞林萬選。不可謂非詞林大觀。又作詞品。頗具思力。世詞好用六朝麗字。似近而實遠。錄其麗山溫泉詞。

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疊瑤環。漸嬌汗發香。海棠睡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望無端。羯鼓三聲。打開蜀道。霓裳一疊。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淚落河山。空有羅裳遺恨。錦襪傳觀。歎玉笛聲沈。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聲渭水。落葉長安（風流子）

矜沈去列名於西泠十字。填詞稱最。此柳塘詞話所云也。其實去矜工曲。又一家能詞。張倩倩其妻也。李玉照其繼妻也。沈宜修沈靜專其女兄弟也沈憲英其女也葉小紈葉執紈葉小鸞其女甥也。當時可謂閒氣所鍾矣。又謙曾作詞韻於詞不爲無功。詞之造詣。則時代限之也。錄其清平樂詠帶一首

香羅曾寄。小鳳蟠雲膩。誰識春來腰更細。腰得許多垂地。玉鈎移孔難尋。有時撚著沈吟。蹤跡可知無定。兩頭都結同心。

清代詞人之多。視兩宋殆尤過之。王昶清詞綜訖於嘉慶初。王紹成清詞綜二編訖於道光中。黃燠清清詞綜續編訖於同治末。丁紹儀清詞綜補編訖於清亡。所錄合三千人。可以觀其全矣。

清初人詞。多以明人爲法。曹溶曰。詞學失傳。越三百年。蓋慨乎其言之矣。溶嘗搜集遺集。求之兩宋。崇爾雅。斥淫哇。浙西填詞家。爲之一變。朱彝尊等復昌其說以左右之。曹氏實啟浙派之先。時陳其年與朱彝尊齊名。朱失之碎。陳失之粗。然較之明人。自有上下牀之別。

焉。劉毓盤曰。詞之有浙派。猶文之有桐城派也。浙派至厲鶚而盛。猶桐城派之盛於姚鼐也。乾隆間。其別於桐城派而爲陽湖派者。惲敬倡之。同時於詞。其別於浙派而爲常州派者。則張惠言倡之。董士錫和以也。一時翕然無異辭。張氏論詞以立意爲本。協律爲末。周濟師之以言內言外爲說。所謂以比興出之。非一覽可盡也。

先是明人不明詞律。以意爲之。清初吳綺選聲集。頗以邪壇詞圖譜。弊與明人同。萬樹病之。乃取歷代人詞。訖于元末。考其字句。別其異同。作詞律十二卷。其後淩廷堪詞潔。謂宋詞非四聲可盡。鄭文焯詞學微徵。極言四上競氣之妙。又萬氏所未見及者也。

周之琦論詞。不左右常浙兩派。劉毓盤曰。一字不苟。覺厲氏於律之疏也。一往而深。覺張氏於意之淺也。而無所盡見者。亦曰文無古今。惟其是而已。嘉慶以來。詞學莫盛於吳。朱綬知止堂詞。沈傳桂清夢庵詞。沈彥曾蘭素詞。戈載翠微雅詞。吳嘉淦儀宋堂詞。王嘉祿嗣雅堂詞。陳彬華瑤碧詞。爲吳中詞七子。戈氏精於律。於白石旁譜多所發明。其詞林正韻一書。尤足爲詞人篋衍之需。朱氏於宋人獨尊夢隱。其詞固四明之嗣音也。

濃綠分橋。斷紅流浦。看春平倚危闌。玉舞珠歌。冶情不似前番。濛濛香霧垂楊溼。泛空波艇子蕭閒。恨無聊三兩愁鴉。曉老荒灣。塵蕪一片傷春色。問畫鷁誰騁。寶勒雕鞍。除卻西湖。江南無此溪山。翠衫佇立銀樓角。怨天涯未有人還。定宵深，夢繞蘋花。絲雨催寒。

右朱仲潔高陽臺詞。題爲廢港沈春層樓度暝爲畫中人傷別

鷺浴新涼。鷗盟舊夢。泣紅搖碧。載酒尋芳。清香沁瑤席。西風未老。還自媚歌裙遊展。凝立。斜照晚煙。對一簑漁笛。驚鴻瞥影。環佩珊珊。淩波素羅溼。吹簫柳外。舊曲宋蓮識。可惜粉痕香露。不是故鄉秋色。問九峯螺黛。知否碧城消息。

右戈順卿皇甫墩觀荷惜紅衣詞

兩氏以詞論。朱實勝戈遠甚。朱道上。戈庸濫。朱祖夢隱。能得其神。戈自謂源出清真。却不免中行癡愿之誚。顧戈以律名。字字協律。以鄭叔問之言也。

黃變清以曲名。而詞名不爲所掩。陳元鼎與之齊名。元鼎字實庵。曾與龔定庵自珍訂忘年交

。其於浙派。享名在譚獻之先。

放船好。正水泛新萍。煙薰細草。認那時樓閣。垂楊又青了。悄悄小院春如醉。花氣籠清曉。甚東風簸豔吹香。作成愁抱。重省舊池沼。記前度吟秋。後遊都老。滿地殘紅。苔徑更誰掃。湖山尙有閒鷗鷺。無事還尋到。最銷魂。一曲黃鸝樹杪。

右韻珊重過長豐山館探芳訊詞

素書曾託。自雙魚去後。綠波絲遶。清燕鶯喚醒春魂。奈夢繞絲輕。淚淹花薄。鏡夕釵晨。總未抵而今離索。漸慙慙病裏。瘦減秋妝。嬾裹靈藥。芳尊漫斟下若。俛眉期暗數。偏遇張角。念宏郎少小工愁。便豔冶光陰。等閒拋却。舊跡西園。已莫問紅蕖翠萼。況淒涼數聲杜宇。暮寒院落。

右實庵解連環詞和片玉韻

黃氏倚晴樓詞。陳氏鴛鴦宜福館詞。陳氏又有詞苑詞律補二書。與查繼佐古今詞譜舒夢蘭白香詞譜不同。彼疏於律。此則嚴於律也。惜六十字外。未成而死。是在徐本立詞律拾遺杜文瀾

詞律補遺之先者。

蔣春霖以常州人而從浙派。水雲樓詞二卷。譚氏復堂謂咸同之際。天挺此才。爲倚聲家老杜。過譽也。然而張周而後。朱厲之餘。得此豈易言哉。

青溪流水宵鳴咽。青溪楊柳無枝葉。遠客莫相思。江南春信遲。遲君隄上道。隄下多荒草。布穀雨聲中。野花腸斷紅。

右鹿潭菩薩蠻詞

天際歸舟。悔輕與故國梅花爲約。歸雁曠人空候。沙洲共飄泊。寒未減東風又急。聞誰管沈腰愁削。一舸青琴。乘濤載雪。聊共斟酌。更休怨傷別傷春。怕乘老心期漸非昨。彈指十年幽恨。損蕭娘眉萼。今夜冷蓬窗倦倚。爲月明強起梳掠。恁奈銀甲秋聲。暗回清角。

右鹿潭琵琶仙詞。題爲五湖之志久矣。羈縻江北。若不得去。歲乙丑偕婉君泛舟黃橋。望見煙水。蓋念鄉土。譜白不自度曲一章。以空候按之。婉君曾經喪亂。歌聲甚哀。

此鹿潭詞之膾炙人口者以清峭勝耳。

先鹿潭而得名者，杭人項廷紀宗蓮生有憶雲詞。宗派與水雲同。有二雲之目。

譚獻浙人。所學固猶之乎朱厲也。有篋中詞。蓋隨時甄錄所見今古詞人之作。閒以己意。評騭數語。其所著復堂詞。卽附錄篋中詞之後。其言曰。周美成云。流潦妨車轂。又曰衣潤費鱸煙。辛炳安云。不知筋力衰了多少。祇覺新來嬾上樓。填詞者試於此消息之。

零亂楊枝千萬縷。今日爲萍。昨日還飛絮。禪榻鬢絲春又去。東風不伴閒花住。幾點繞

簾梅子雨。潤到屏山。畫個江潭樹。門外天涯芳草暮。眉顰深淺渾無語。

右後堂蝶戀花詞題爲水香會盃錢春

有清一代。詞事盛矣。然而浙派自炫色采。常州獨逞才華。似是而非者比比也。三百年來。互有消長。龔翔麟刻浙詞。浙派也。張惠言錄十二家詞。常州派也。吳中詞七子。則不爲左右袒焉。乾嘉以後。訖於同治詞變益上。於二雲詞可以徵之。光緒中葉。王闕運半唐。鄭文焯張問。朱祖謀疆邨。況周儀夔生。力闢異說。校到宋賢詞集至數十種。示學者以途徑。

陳義益高。規制益嚴。而詞旨亦日益顯。庚子秋詞。驚音集。驅邨語業。樵風樂府。傳論徧海內。不二十年。而沿社春音社。迭興于海上矣。

余彙詞學講義一編。斷代言之。最錄詞集書目。以備學者研讀之選。論詞之語。頗病簡略。此編別述所述。不甚與之同也。輒近詞事。雲興霞蔚。會當綜輯其人其詞。更著於篇。庚午歲不盡十日壽鏞並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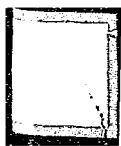
論學大意

女子文理學院

80

406481

(2)



247